

我在岁月里等你

有些情愫，即使无法再做期待，
至少，可以等待。等待，等它消亡，
或者，盛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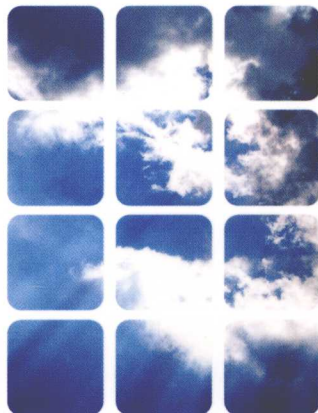
芊予  著



NLIC 29707007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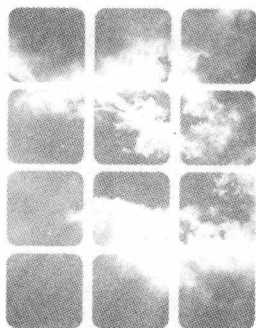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痴情，
听说太多，
遇见太少。
如果你还相信，
那么，
请跟我来……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我在岁月里等你

芊予 著



NLIC 2970700751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岁月里等你/芊予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5090-0733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7366 号

书 名: 我在岁月里等你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(010) 83908408

(010) 8390840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733-4

定 价: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目 录 Contents

- 楔 子…… 1
- 一 回忆的浮雕…… 2
- 二 命运叨扰者…… 8
- 三 往事并不如烟…… 14
- 四 对手，猝不及防…… 20
- 五 迷失与陷落…… 26
- 六 解脱跑错了轨迹…… 31
- 七 真实的谎言…… 37
- 八 某些回应…… 42
- 九 露华浓…… 48
- 十 错觉…… 54
- 十一 因青春之名…… 60
- 十二 一半半的爱情…… 65
- 十三 想做的事情统统都要…… 71
- 十四 人道主义…… 77

- 十五 突然又想起…… 82
- 十六 不可思议的秘语…… 88
- 十七 什么样的等待…… 94
- 十八 快乐，从此驻留…… 99
- 十九 残忍的定格…… 105
- 二十 悲观路线…… 110
- 二十一 咒语…… 116
- 二十二 太多未知敲门…… 122
- 二十三 别亦难…… 127
- 二十四 也许一个人比较合适…… 132
- 二十五 美丽的误会…… 137
- 二十六 想飞时，替我飞翔…… 143
- 二十七 在碎之前扔掉…… 149
- 二十八 憔悴新娘…… 154
- 二十九 总是不大对劲…… 160



- 三十 凋谢的怒放…… 166
- 三十一 若非…… 171
- 三十二 猜猜我有多爱你…… 176
- 三十三 旧情，断壁残垣…… 182
- 三十四 无所谓最好…… 188
- 三十五 衰败的婚约…… 193
- 三十六 或有另一种可能…… 199
- 三十七 冥冥之中…… 205
- 三十八 晕开了结局…… 211
- 三十九 多坚强，才能念念不忘…… 217
- 四十 信语呢喃…… 223
- 尾 声…… 229

楔子

2001年11月2日，夏停云有过一次终生难忘的越洋电话，电话的内容是质问，质问的对象是她的男友卢一川。

当时，夏停云秉着20出头的年轻气盛，用尽了难听的词汇来发泄被背叛的愤怒。但那不过是她一个人的独幕剧，卢一川从未参战，他只静静地接受辱骂，始终没有肯定夏停云的判断，也没有做任何辩解。

过来人一定笑了，若日后他们和好，那次通话便不过是情侣斗嘴，若就此分手，也最多算一场不懂爱情的青春祭奠。

然而，老套的情节在卢一川放下电话5分钟后被彻底颠覆，他死了。

曼彻斯特一座留学生公寓楼下的大街上，卢一川狠狠瞪着双眼，躺在一辆体型庞大的劳斯莱斯旁边，狰狞而安详。

夏停云在半个月后得知了爱人的死讯，消息来自他们共同的朋友宋明远，然后，她顺理成章地崩溃了。整整半年，她拒绝和母亲以外的任何人说话，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拼命地写着曾经和卢一川的琐碎点滴。

“我甚至觉得你已经快疯了……”母亲在为她办完休学手续后的下午，终于泣不成声。

“只是怕，怕忘了他。”夏停云说完这句话，便起身拉开窗帘，让阳光射在脸上，开始微笑。

所有人都以为随着时间流逝，她会好起来，但世间总有长情的女子。

此后，夏停云心如止水地钻在书本里，拼命攀升学位以穿过繁华的年纪，而后留校任教，终日处在故纸堆中，一晃9年。

— 回忆的浮雕

“是不是，该考虑个人问题了？”母亲小心地问她。

夏停云没作答，自从卢一川死后，她的性情便如吸了水的海绵，起初低沉，而后便风化枯竭。

“宋明远怎么样？”

“他很好。”

母亲暗自抿嘴，她觉得女儿心里已认定了这个人，不然，绝不会如此轻易地赞赏。

“不过，他已经有结婚对象了。”夏停云洋溢着嘲讽的姿态。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这样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？”母亲盯着耸着肩，一副满不在乎的女儿。

“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紧急的事情要做处理。”

夏停云觉察出母亲的怒气，她想，若是回到小时候，自己一定会被揪着头发狠狠修理一番。于是，逃跑策略及时发挥了效用。

半小时后，她接到了宋明远的电话。

“听说，你在处理很紧急的事情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谢谢，我的要务就是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”

“那是否介意在呼吸之余，跟我喝杯咖啡？”

夏停云听到左侧一声利落的响指，宋明远高耸的鼻梁便映入眼帘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谁说我知道，只是巧遇而已。”宋明远戏谑。



“光天化日之下哄骗女性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光天化日之下给他人随意捏造婚姻事实，又该当何罪？”宋明远反戈一击，让夏停云不好意思红了脸。

“那是为了堵我妈的嘴，她老人家想乱点鸳鸯谱，把我和你，两个未婚大龄男女青年送作对。”

“男人 30 一枝花，可别给我乱扣帽子。不过，若是你求我，说不定我还真会心软，一咬牙娶了你。”

“我不喜欢鼻梁太高的男人，接吻都有障碍。”对于宋明远，夏停云说话是百无禁忌的，也只有这时，她的灵魂才会与从前握手。

“真想塞住你的嘴。”

当然，宋明远的选择，并不是吻，而是一杯黑咖啡。

夏停云却并不满意咖啡的味道，她拼命将糖和奶融入其中。

“够了。”宋明远及时抓住她的手。“再放下去，就变成奶昔了。”

“可，我嫌它太苦。”

“那我帮你叫杯别的，柠檬蜜怎么样？”

“不，我就喜欢咖啡。”

很多时候，没有人可以理解夏停云，包括她自己。

两个小时后，天色暗淡，宋明远做了新的提议。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免得我妈又生出联想。”

“可我不是快结婚了吗？”

夏停云突然间有了精神。“天哪，你没说实话，我还以为……我还以为你在家长面前不会说谎呢。”

“我那么乖过？”

“可不，记得那会儿……”

那会儿，是和卢一川一起的日子吧。

夏停云咯咯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她不想触及，多少次，却还是……“他被车，应该撞得很痛吧”？

“停云……”

“哭丧着脸做什么？”夏停云又笑起来，并用手揪起宋明远的嘴角，调皮地往上提。

不过，她再没力气开玩笑，每次卢一川的影子闯进来，她便会泄了气力，只想钻进被窝里睡个痛快。

“晚安，宋明远。”夏停云虚弱地摆摆手。

晚安？宋明远的夜晚才刚刚开始，他回家洗了个澡，套上属于20岁的衣服，穿梭于熟悉或陌生的夜店中。

“先生，请我喝一杯好吗？要不，我请你也行。”

“都不需要。”宋明远喊得很大声，即使在喧闹的音乐中，依旧震耳欲聋。

“傻叉……”

总会有女人找宋明远搭讪，可能是因为他的高鼻梁，和深挖的眼眶有些像外国人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孤独的男人喝酒，多少有些迷人的忧郁气质。

但他的回应，永远是拒绝，然后对着那些女人的背影苦笑，这种姿态，让他想起夏停云。

“你在想一个人吗？”

宋明远被吓了一跳，仿佛是心底的声音不耐烦跳了出来。

抬眼，却看见个女孩，一身不谙世事的校园打扮，脸上却像七色板般涂满了胭脂水粉。

“我在问你话。”

“去找和你年纪相当的人玩吧，我老了。”

女孩没做纠缠，也没撒下骂嘴儿，只笑了笑，便溜边走了。

宋明远倒有些遗憾，事实上他很想让女孩再多讲几句，说不出的好听。

凌晨一点，醉醺醺的男人从斑斓世界里晃出，酒精让他的皮肤呈现老态，再也不是几件衣服便可衬得起的青春。

突然，左手边出现了个支力，宋明远一惊，随后松了口气。“我还以为是劫匪呢。”

“莫三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

“我的名字啊，你呢？”

透过眩晕仔细瞧去，原来是刚才那女孩，卸了妆，倒是秀美可人。“小朋友，我不需要你的名字，也不需要七老八十未来临之前被人搀扶。”

“都不需要。”莫三三学着宋明远在酒吧里的口气，故意拉长了音调。

“小声点，这可是在街上。”

“知道了，宋明远律师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下次可别落下一张名片在外套里了。”莫三三狡黠偷笑，展示着自己刚刚得来的战利品。“不过，你的名字可真老土。”

“你的名字也够奇怪。”

“还是跟我说话了……”

宋明远觉得自己正被一个年轻女孩耍弄着，这感觉来自关于苍老的自卑感，他甚至不敢直视莫三三的脸，怕街边的路灯无法完美修饰好自己的皱纹。

不过，他也没拒绝莫三三地陪伴，直至上了电梯，开了家门。

“请回吧。”

“可我想进去喝杯水。”

宋明远认为以三三的年纪，她该知道这句话隐含的暧昧意义。

“但是，今晚我累了，而且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
“我喝水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莫三三无辜的眼神，却将宋明远激怒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耐心正在被这小丫头利用，当成取乐的工具。

“我对一夜情没兴趣。”于是，干脆抛出正题。

“我也没有啊。”三三的回答理直气壮，倒像是纯洁的思想被宋明远污染了般。

“一个女孩子深夜浓妆艳抹，在酒吧流连，而后死乞白赖地要跟男人回家，你认为……”

“今天我过生日，是朋友们嚷着去的，不过我嫌那儿太吵了，应该会是一一次吧。”三三的声音越来越低沉，她或是觉得没必要向这个误会自己的男人解释什么，但又控制不住想说。

宋明远有些后悔，他看着三三的背影，想挽留，又觉得时间地点是那么

的别扭。

电梯开了，三三转头望了一眼宋明远。“其实，我就是觉得，你挺让人心疼的。”

凭借这句话，宋明远的睡眠里多了一个梦，盛夏的光景，夏停云穿着月白色的裙子，一路跑着，裙角被风轻轻扬起来，像划过的一片云。

“卢一川，卢一川……”

早上7点，宋明远陡然从床上坐起来，他呆呆地回想了半天，确定梦里无一可怕的东西，但他又清晰地感觉到，自己是被吓醒的。

他下意识地走到储物间最隐蔽的角落，拉开一个抽屉，望了眼里面的信封，又触电般合上。钥匙滑落在旁，还是崭新的，从未开启。

宋明远对自己说，锁上吧，然后扔掉钥匙。

但他终究没那么做，随着上班时间来临，他迅速换了西装离去，牛奶面包在餐桌上，竟被他遗忘了。

上午9点，秘书告知宋明远，有人找。

“是吗？”他清晰地记得会客安排，此刻是空缺的，那么……强烈的兴奋展现在他的脸上，几乎吓了秘书一跳。

“停云……”宋明远推开会客室大门时，脱口而出。

“是我。”居然是莫三三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办公地址？”

莫三三没说话，展了展手中的名片，一副得意忘形。

“这是偷窃。”

“那快定罪吧，让我把牢底坐穿。”

宋明远对学生腔没兴趣，不过，他倒乐意听三三说话。

“你练过声乐吗？”

“我五音不全，连KTV都唱不好。”她并不介意揭自己的短儿。

“可你的声音，就像……”宋明远想说，就像自己灵魂的呐喊，可这带有浓重文艺色彩的话，总有种蛊惑无知少女的嫌疑，于是他还是咽了下去。

“就像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你找我有事？”



“不，我就是想看你好了没……因为我喝完酒后，一般会头疼……还会觉得四肢无力……还会……”三三突然紧张起来，她想控制情绪，舌头却不听使唤。

“昨晚，谢谢你，有空一起吃饭。”宋明远企图阻止耳朵产生的眷恋情绪，干脆终止谈话。

“好，说话算数哦。”三三笑出了声，转身几步跳出了宋明远的视线。

回到办公室，宋明远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，只是早春，却不知不觉中，已渗了满背汗水。

此时，秘书却不知趣地前来打扰。“宋律师，陈总需要的那份上诉材料，今天可以完成吗？”

“跟他说别催我。”宋明远像被触怒的狮子，猛地将手中文件摔到桌子上，以咆哮的姿态回应。

在秘书战战兢兢地退出后，焦虑袭满宋明远全身，他狠狠揪着头发来回踱步，直至太阳西下，早春余温散尽。

二 命运叨扰者

“停云，你在哪？”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“这么温柔啊……”夏停云在电话那边笑逐颜开。“我买花呢。”

不错，她怀着准备盛大节日的虔诚，在郊区苗圃里，亲手剪下一株株喜爱的花卉，全心全意。

“等我，很快就到。”

半小时后，宋明远光亮的皮鞋上，沾满了新鲜的泥土。

“一个女人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真是的……”

“花店里的植物太做作了，缺乏生气。”

可能忙于解释，夏停云并没注意到脚下的湿滑，一个趔趄，差点让身体与花草淤泥为伴。宋明远紧张地赶上来，晚了些，夏停云已独自调整好了平衡。

“你永远都是这样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夏停云奇怪宋明远突如其来的怒气。

“一个人，干什么都是一个人……”

“你再用力地踩那些泥，皮鞋就要彻底报销了。”夏停云打趣，她觉得宋明远的姿势可爱得像孩子。

“我是说真的。”

“你瞧啊，卢一川抛下我逍遥游去了，可不就剩下自己孤军作战了。”夏停云没收拾笑容，仿佛卢一川只是出去旅行，三五天便能回来。

“停云……”

“好了，来看看我挑的花吧，虽然一川同学不仁，我们可不能在他生日的时候不义哦。”



宋明远望去，满眼的红玫瑰，明艳得让人误以为夏停云是沉醉于爱情中的幸福女子。

“你还一年换一种呢。”

“从前，我忘了问他喜欢什么花，如今只好变着花样送了。”

泪水猛地就在宋明远的眼睛里打转儿，但他却不能让它们掉落，有顾忌男性尊严的成分，更重要的，是在微笑的夏停云面前，他根本没资格伤怀。

“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”他迫切地想换个话题。

“龟苓膏。”

两人捧着玫瑰，来到一家糖水店，夏停云拼命地将桂花糖浆往龟苓膏里倒，以至于服务员在一旁都流露出辅料被浪费的惆怅。

“怕苦，要份双皮奶好不好？”宋明远抓住夏停云的手腕，他想起莫三三的那句心疼，此时他拥有了这种感觉。

夏停云摇摇头，浓重地叹了口气。“明远，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。”

“这样多好。”宋明远情不自禁地将手划过停云溢满忧愁的脸庞，在柔软的发丝上轻轻抚摸。“你知道吗，我最怕的，就是你假装快乐的样子。”

“别人都在看呢，还以为我们老不正经。”夏停云转回戏谑的口吻，用力推开明远。

当晚，夏停云在洗脸时，不经意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她便盯着，像在注视一个陌生人，随后又将手放在脸庞，许久无法离去。她知道，自己在想念明远的温度，又或者，只是一个男人的温度。

次日，卢一川的墓地，多了一束红玫瑰。夏停云倚在冰凉的石碑旁，从清晨到日暮，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些近况，又夹杂了繁复的叮嘱。

风起，透过素色的衣衫进入骨髓，很冷。

“回家吧。”一件衣服披在夏停云身上，又是明远。

“还没说完呢。”

“一川已经转世投胎了，他有自己的幸福。”

夏停云想笑，又哽咽，千百种滋味在心里翻，都是苦。

“我的债还没还清，他怎能走？”

“你不欠他。”

“你不懂。”夏停云背过身去，将发圈一把拽下，乌丝迎风将脸遮住。

泪水，上天入地，谁也瞧不见了。

“停云……”宋明远揽过眼前这憔悴柔弱的女人，紧紧抱在怀中。“嫁给我吧。”

这句话早成了毒蛇，几年来不停歇地咬噬着他的心肺肚肠，只为了夏停云，一次次从嘴边咽下。可如今，他已肝胆俱裂，若再不说出口，必定疼痛而亡。

“你要我嫁给你？”夏停云一字一顿地重复，充满了抑扬顿挫的迷惑。

“是的，我保证会给你幸福。”宋明远从未像此刻般认真，他单腿跪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准备多时的戒指。

“你知道这是哪吗？”

“这是最合适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们之间根本没爱情，明远，我不是傻瓜。”

如果，夏停云的参悟力差些，她便已经得到幸福了。

一个星期的光景，两人均放弃了联络，夏停云的特立独行是个性使然，宋明远则时刻强压着自己拿起电话的冲动。

而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，总有女人惦念。

很快，莫三三出现了。

“我的门很贵，你赔不起。”晚上8点，宋明远几乎以为有人把自己的大门看成了鼓，在鸣金伸冤。当他气急败坏地打开门想一瞧究竟，却看到莫三三衣着光鲜，笑颜如花。

“说话不算数。”三三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，未受邀请，便大摇大摆私闯民宅。

“请你出去。”宋明远心烦意乱，根本无暇应付。

“可是，我一直在等你共进晚餐……”

“没有期限，就是敷衍。”宋明远打断她，冷冰冰地甩出结论。

那么，夏停云的痴也是没有期限的吧，敷衍她的却是一个早已灰飞烟灭的灵魂。

“原来……是这样。”人的悲哀便是臆想后的恍然大悟。

在被人拒绝后，宋明远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莫三三，只可惜，他看到



了两个女人悲伤的背影。

“停云，昨天的事……”整晚辗转反侧，宋明远还是决定以男人的姿态，登门夏家，以求个结果。

“我知道你口没遮拦惯了，玩笑虽然过头，我也不会怪你。”不想，夏停云先发制人，挡过去一番口舌。

“明远，来喝杯茶……”停云的母亲却格外热情，邀了明远于身边，转弯抹角开始打探其婚事。

“妈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夏停云几乎用了喝止的口气，她一面不堪尴尬，一面担心宋明远无意或故意地说出真相，让事态更加复杂。

“我在做什么？”停云母亲突然挤出一腔积怨。“你和明远同年，如今人家都要开枝散叶，你却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不成？”

夏停云百般想绕开的话题，又被明晃晃地晾出来。

“学校有事，我得走了。”夏停云不在乎别人看穿她的伎俩，不过是个托词。

但她遗忘在沙发上的电话，让宋明远几眼望去，便心生不安。

“我跟去看看。”如坐针毡五分钟后，宋明远起身告辞。

然而，待他出门时，夏停云已没了踪影。无奈，只得信她一回，宋明远遂驱车赶到学校。

但一下车，他便开始责备自己的愚蠢，寒假未收，学生们必在校外逍遥，偌大的空间，惟有几株松柏耸着，更添凉意。

“停云……”他默念着，又回想，似乎这字眼地吐纳之间，总是乍暖还寒。

然，或是诚心起了效用，宋明远再抬眼时，远处生动地多了一个倩影，婷婷袅袅，凭栏而立。

他狂喜，甩下手中繁复的俗物，飞奔而去，脚下扬起的尘土在身后化作一道屏障，只将他与这女子围困其中。

“停云……”他一把抱住，藏在怀里呼喊。

“是莫三三！”女子转身，愤恨的大叫，让宋明远顿时不知是惊是喜是悲是怒。

“你……跟踪我？”